

# 从“这里出租西服”到满大街都是西服



陈煜 编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 [上期回顾]

上世纪70年代，上海作为我国轻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它所生产出来的日常用品，因经久耐用、外观精美，因而，上海一词成为时髦的代名词。而在整个70年代，发生的最为重大的事情之一，则莫过于1977年的恢复高考。这意味着：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 回眸历史

80年代生活关键词：万元户，个体户，潘晓，张海迪，女排，少林寺，金庸，下海，红裙子，邓丽君，卡式录音机，迪斯科，“五讲”，“四美”，抢购，时间就是金钱，小康。

### “幸子衫”、“光夫衫”、红裙子

1982年，随着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的播放，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一起，成为当时许多人最喜欢的明星。幸子身世之谜，大岛茂深沉的父爱，光夫执著不悔的爱情……沉重的故事却浸染了爱情的曼妙和轻盈，主人公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

当时，满大街“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大岛茂包”不仅让个体户赚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大众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

于萍在《〈悠长假期〉与“哈日”风潮》（载于《三联生活周刊》总316期）中回忆：

1982年的《血疑》完全是今天青春偶像剧的套路。面孔青春的山口百惠饰演的幸子嘟着嘴，貌美如春日的铃兰。

短上衣“幸子衫”是时髦青年的最爱，当时的报纸说：“日本电视剧《血疑》上映期间，有个针织厂积极组织生产一大批幸子衫，迎合一些青年人的弄潮心理，结果所产商品，抢购一空。”

一个身穿幸子衫苦苦站在风里的短发女孩，简直是当时青年男子在那冷酷世界中唯一的火苗。现在谁也不会再将短款针织衫叫做“幸子衫”，愁肠百转的爱情与歌声只在怀旧时一闪而过，唯一偶尔提起的只有已嫁夫生子的山口百惠，44岁的昔日偶像，如今微有发福，美人迟暮。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开始意识到：穿衣服“出格”一

些，不一定与意识形态的健康与否有必然联系。

1981年4月21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友谊时装设计了一种新式的连衣裙，玲珑俏丽、独具风格、美观大方，一上市就受到了广大妇女的青睐。

1984年拍摄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反映的是纺织厂的女劳模与漂亮裙子之间的矛盾冲突，由当时的偶像级女星姜黎黎和赵静主演。银幕上的“红裙子”，是中国女性从单一刻板的服装样式中解放出来，开始追求符合女性自身特点的服装色彩和样式的标志性道具。

与红裙子同时，一部名叫《红衣少女》的影片一公映，立时成为时尚的标签，红衣风靡全国，连同片中一句经典对白：不要太多情，不要假正经。

1986年7月12日，《中国纺织报》在第28期第4版登载了一篇有关北京早期服装市场的稿件，题目是《北京流行黄裙子》。红裙子一统天下被迅速瓦解，女性着装进入了红黄并存的鲜艳时代。

### 被逼疯了的裸体模特

1980年，中国第一本时尚类杂志《时装》在北京创刊。

这年夏天，由北京橡胶厂设计的半高跟胶底女凉鞋投放市场，很快受到女性们的追捧。

1981年，中国内地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儿。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

这项启事吸引了171个报名者，大多数是待业青年。在他们中要精选出20名女性和10名男性模特儿，年龄在17~30岁之间，每月固定工资40元，造型时每小时还可以得到津贴，预计每月收入可以超过100元，聘用合同以半年为期。

以前学校请模特儿都是靠教师学生介绍，自从经济政策允许发展个体户以后，找模特儿越来越难了，有关院校建议公开招聘，文化部同意了。

由于封建旧传统观念的束缚，做模特儿被认为是羞耻的。有些报名者不敢告诉父母，要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1985年，一位年仅19岁的农村姑娘陈素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女友介绍去南京艺术学院当人体模特儿。

陈素华赤身裸体给人画像，这在当地人眼里简直是邪恶。父母终于明白了女儿干的“丑事”，怒不可遏，不让她再出门去“丢人现眼”。乡村里，天天有人来看“新闻”。走到哪里，都有人戴着脊梁骨骂她。她终于被逼疯了，脱光了衣服往屋外跑。

93岁的刘海粟大师，知道陈素华被逼疯的消息后，特意寄了1000元港币来。（天天：《蒙难人体女模特儿的畸形家庭》，1988年10期《家庭》）

其他模特，显然比陈素华幸运。《法国费加罗报》1985年7月27日报道，中国模特儿来巴黎为皮尔·卡丹作表演。这是中国模特儿第一次被允许出国。5

月，这8位姑娘同其他25名男女一起在工人体育馆激起了阵阵掌声。那是皮尔·卡丹在中国举办的第4次时装表演。15万名热情的观众欣赏了这位高级时装设计师1985—1986年度的最新样品。但是，胸肩过于袒露、紧身裙大腿部分开衩太高……这些东西在看台上引起了惊讶和反感。

### 假领子和西服

假领子的发明，才是真正的原创产品。

鲁迅先生曾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据说是时尚之都的上海人创造出了假领子，因为这个城市的人讲究“面子”，年轻人不穿件衬衫，总觉得不对劲，尤其到了天冷的时候，光穿毛线衣，里面没有领子，就会变成难看的“和尚领”。

假领子其实是真领子，但它不是一件真正的内衣服装，只是一件领子而已。它有前襟、后片、扣子、扣眼，只保留了内衣上部的小半截，穿在外衣里面，足以以假乱真，露出的衣领部分完全与衬衣相同，所以美其名曰“假领子”。

假领子用零头布做，不收布票，也便宜，像衬衫一样尺码齐全，非常受年轻人的青睐。有些人会备上好几条：白色的、灰色的、浅咖啡色的，轮换着穿。平常上班一般穿深颜色的，耐脏。里面穿一条假领子，外面是毛线衣，再外面是中山装，对着镜子一照，感觉还挺好。如果里面的假领子是红格子的，在那时候也算是很惊艳的一抹异色了。

而且假领子还要从上海南京路上买来的“上海货”才像样，因为上海产的假领子是树脂领，相当挺括。有了假领子，即使

去相亲或者和女朋友见面，也不会心虚。但有一点要注意，房间里温度高了，额头上出汗了，可以脱去外衣，毛线衣万万脱不得的，因为里面的“假衬衫”就只有前面的两片布，后面一片布，再加上两个纽扣，还有两个布带套住肩膀，以防“假领子”向上“跑”出来。

如今有上海人甚至愿意出高价购买当年的假领子，只是物质生活飞速发展之后，作为过渡手段而退出舞台的假领子已经很少再有留存了，它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属于谈资，属于见证。

1983年8月8日，《工人日报》报道，西装短裤最近风靡上海，雪白的、米色的、浅绿的西装短裤，配上金色的腰带、中筒丝袜、高跟凉鞋，成为上海姑娘时髦的夏装穿着。

1984年，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还立有写着“这里出租西服”的牌子，以此迎合人们喜欢穿西服照相的爱好。

后来便有了“中国特色的西服”，但没有用领肩熨压机压过，所以穿起来总有一种马褂的感觉。而且看上去特滑稽的是，穿西服者总保留着袖口上的商标，脚上却还是一双布鞋。

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召开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第一次集体穿西服亮相，掀起全国的西服热。

但这个阶段人们不太会穿西装，在什么场合穿西装并不讲究，尽是皱巴巴的不成型。因为成品服装还比较少，加上也比较贵，一般都是到裁缝店去做。各种各样的西装在服装店里冒了出来，每家裁缝铺都做西装，什么料子都能做西装，随便贴个商标就敢穿在身上。

# 来安沣市投资的商人被扫黄民警抓了

## 商战小说

### 投资人涉嫌嫖娼被抓

市委会议室上方烟雾缭绕，好似阴霾密布，没有一丝阳光。

唐书记将手中的笔记本重重砸在面前的会议桌上，迎着满桌人目光一脸阴沉。“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事，都比不上招商引资的重要性！”

卫市长坐在他身边同样阴沉着脸不吭声。气氛，阴郁得快下雨。大家的目光集中在坐在卫市长对面一张尤为阴暗的面孔上。卫市长皱皱眉头，对那人说：“陈局长，你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那个陈局长艰难地咽下口唾沫，头几个字从口中气若游丝般轻吐飘出，以至于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听见他到底在说什么。

“声音大些。”卫市长低声说。

“这个……昨晚，市局治安支队组织全市统一的扫黄行动，”陈局长悄悄瞥唐书记一眼，接着说：“在安沣大酒店的洗浴中心，民警冲进一个包间时，正好看见一个按摩小姐正赤裸上身给一个嫖客……”陈局长一个急刹车，偷看一眼使劲瞪着他的唐书记，道：“一个……客人，我也是之后才知道是咱们市里请来的投资人。”

“说说现场情况。”卫市长说。

“白总，就是那个投资人，当时他正四仰八叉躺在床上，浑身赤裸，那个按摩小姐的胸罩就扔在他腿边，明显是刚脱下来的，小姐手边的工具箱里还有一个没开封的避孕套，民警冲进来时，她正要往下脱身上最后也是唯一一件衣服……那个透明的丁字裤……”

堂堂市委常委会竟然会

认真描述这样的荒淫场面实在有些不合时宜，会场上有人憋不住笑却又不敢笑，只好用大声咳嗽代替，一时间咳嗽声此起彼伏。唐书记耐住性子等到咳嗽平静些，也咳嗽了声，轻轻道：“接着说。”

“还好民警进去及时，小姐还没来得及……”唐书记打断他，问：“我是问你白总当时在做什么？”

“他当时醉得人事不省，民警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晃醒，他坐起来第一句话是：‘靠！还要喝呀？’”安沣市的酒风的热辣与民风的豪爽全省闻名，外来客人除非先醉倒或把当地人干倒，否则绝对无法做到清醒走出房间。

“你是说，当时白总处于沉醉状态？”卫市长问。

“是。醉得很厉害，说完这句话便又倒在床上。后来……”

“后来怎样？”

陈局长已经不敢正视唐书记的目光，低声道：“民警就把白总带回局里了。”

“怎么带的？”

陈局长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好长时间才说：“把他跟那个小姐铐在一起，带到警车上，然后又带回局里。”他偷眼看一下唐书记，小声说：“整个过程没给他戴头套，也没穿衣服。”

“胡闹！”唐书记再次把笔记本砸桌上，险些将茶杯撞翻。“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文明办案，怎么总是……贾副市长，你说一下后面的情况。”

贾晓阳说：“昨晚散席后，我当时问白总是不是去唱歌洗澡放松什么的，他说喝多了只想回房睡觉，于是我吩咐秘书把他和两个手下送回房。秘书回来说白总已经进房了，后来他为啥又从房间去了洗浴中心，我们也不

知道。我今天上午接到电话，忙赶到拘留所把白总请出来，回到宾馆后，他说想洗个澡，让我先回去。我再三向他道歉后约好中午我过来请他去吃正宗的地锅农家菜，他也表示说一场误会，没关系。然后我回办公室把昨晚的情况了解清楚，我了解完情况中午到宾馆时，才知道他已经于一个小时带着两个部下不辞而别了，白总一行三人手机全都关机，我忙请公安局同志查找他的去向，得知白总的车早就上了高速……”

唐书记又重重叹了口气，转而问右眼皮一直狂跳不停的陈局长，“白总是怎么又去洗澡的？”

“我认真核实过，昨晚白总大概在进房半个小时后，独自出门下楼去了洗浴中心。我亲自问过当时接待他的服务员，服务员回忆说他当时眼神都是直的，满嘴酒气，反应也很迟钝，明显处于醉酒状态，服务员问他去大厅还是包间，他说随便，于是服务员把他领到一个包间，又问他需不需要……按摩，他也说嗯，于是，服务员便通知总台给他找了个小姐，小姐刚进门，警察就到了。”

“‘嗯’？‘嗯’是什么意思？白总当时是醉酒状态，这声含糊不清的‘嗯’就能说明白总是嫖客吗？还有，我问你，这个小姐是哪儿来的？”

“是……原来就有。”

“什么？原来就有？堂堂市政府指定接待宾馆里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你们怎么解释？”

### 诱人的招商引资政策

安沣市的青山绿水在通向北京的高速公路两边飞快地退去，望着东方第一抹红霞，贾晓

阳陷入沉思。安沣市距离北京不过六百公里，有高速公路直接连通，与省内各大城市也全部有高速公路连接，交通非常便利。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升格为地级市后，安沣市却一直像一个长不大的羸弱幼童，经济始终徘徊在全省末流，严重地拉了全省后腿。

三年前，时任省经委主任的唐卿调任安沣市委书记，省委就是想借助唐卿多年来厚实的经济管理功底和经济界的人脉关系，来为安沣市的腾飞添一份力量。

果不其然，唐卿担任书记的近三年时间里，安沣市有了质的飞跃。唐卿在安沣市埋头调研三个月后，在全市第一次全体干部会议上鲜明提出了以招商引资为龙头，通过三到五年的拼搏，达到人均GDP和人均纯收入翻一番的目标！但近几年他的能力早已用足，达到了饱和，再用只怕要透支了。

于是市政府特地出台一项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招商引资的大潮当中。政策规定，凡能够为安沣市找来投资者，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职务高低，不分党员群众，一律给予实际投资额1%的重奖，也就是说，你拉来了一个投资一千万的项目，就发你奖金十万元！并且在投资额落地后十日内兑现！还规定，如果项目投资额超过一个亿，不但可以得到一百万元的奖金，还可以奖励一部奥迪A6轿车！

招商引资的热情被层层激励起来，城市的发展与自身利益达到最大契合，人们纷纷想方设法发动自己的智慧和社会关系为城市的明天引来凤凰。

身为主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市长，贾晓阳身上当然比别人

有更多压力，当然，他的目的不在于奖金和奥迪，而在于实实在在的政绩。安沣市几年的变化贾晓阳功不可没，但他一直憋足了劲儿，想用自己的力量亲自为安沣市的发展做些贡献。

贾晓阳是北京经济管理大学的毕业生，他的许多同学现在已经是各级政府部门或经济界的中坚力量。这不，梁解放，他大学时最要好的朋友，现在已经做到北京某政府部门的副主任，两人现在又正是不到四十的年龄，风华正茂时节便身处高位，比大学时更加无话不谈，关系非常亲密。

通过梁解放，贾晓阳结识了北京的地产商白崇洗。贾晓阳拿了一些项目资料送给白崇洗看，白崇洗对其中几块地产生了浓厚兴趣。

三天后，白崇洗带着手下十来个人浩浩荡荡来到安沣市考察。考察的结果，是白崇洗对于安沣市的投资环境和市场前景充满了好感，当下命令策划部员工留下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正月还没过完，他果然带着两个人来到安沣市。前天，由唐书记主持，卫市长与白崇洗在合作意向书上签字，基本确认对四块地的一揽子合作开发。晚上由于唐书记和卫市长有事，才由贾晓阳单独陪他。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頓酒，竟闹出这么大的情况，白崇洗的手机到现在还没有开，临近北京时，望着车窗外越来越阴郁的乌云，好像又要下雪了。白崇洗的心情，会不会跟这黑云一样，低沉而阴郁。早上出门还是朝霞满天，中午已是浓云密布，正如这两天贾晓阳的心情，他在心里叹口气，同司机，“快进北京了吧？”